



感性系列

[台湾]

琼妮 著

漓江出版社

紫云英的爱

序

秋天，一直是个美丽、浪漫的季节。蕴酿心底深处的故事，就这么点点滴滴奔出万丈红尘。

挑灯伏案头数个月，剧中人物的悲喜情怀，使得我为之流泪、欢喜。

如宝——一位婉约宁秀的女子，在现实生活的夹缝中生存，依然走得铿锵有声。也许，有人会问，她为什么非得选择那条无怨无悔的归路？

其实，没有结果的爱情，有它的温馨动人。我以为，故事本身的过程重于结局。因为，那里面有爱！无私广泛的大爱。

写完这样一个故事，心里虽酸犹甘甜。一路写了几本书下来，发现自己最想表达是一个人的坚强、对生命的热爱等等……

说是人间处处有温情，我是相信的。山不转，路转。原来——日子也可以如此美好。

黎明，带着喜悦前来。天很蓝，云很白，走过车流声喧嚣的马路旁，璀璨的晨光洒了我一身的舒坦。我抿了唇，笑了笑：感觉活着很好、踏实。而有句话也适时出现我的脑海：

云在青天，水在瓶。

琼 妮 一九九二年九月廿四日



民国七十五年，一个初夏的黄昏。

扰攘的夜市生活，已稀稀落落地叫嚣黄昏。

如宝拎了个木箱及铁架，从容的跟在一位推豆花摊车的老头身后，缓缓走一条长巷……

约莫六点多，夜市里的街道巷弄挤满了人潮，做各种小生意的摊贩，早已如火如荼展开看家本领叫卖。

燥热的五月天，已叫人挥汗成雨。豆花小贩胡威似乎不以为苦，依然神色自若，以长满老茧的双手，舀出一碗碗冰凉的豆花，递给摊位前的客人。

生意上的忙碌，让他欣慰得笑开怀，继而想到两个宝贝儿子，更是令他喜不自禁。

大儿子继光，天资聪颖，国立大学毕业及服完兵役后，便考进一家人人称羨的民营机关；小儿子继荣，个性朴实忠厚，现正服役于小金门、专科学校毕业的他，对父亲尤其孝顺体恤。

“唉！这么做牛做马拼老命，父兼母职养大两个孩子，眼看就要出头天喽！”

他扬扬眉，想着在不久的将来，儿孙满堂的天伦乐，不自觉地嘴角漾满笑意。

仅是一瞬间，胡威望着身旁，卖女性饰品的如宝，倏然隐没了笑容，取而代之的是疼惜的神情。

“阿宝儿。”胡威亲切的唤了她小时候的乳名，忧愁着神色问她说：“你白天上班，晚上卖饰品，还要照顾奶奶的生活起居，和躺在医里的弟弟，这样子的忙碌操劳，你的身体受得了吗？”

“我很好，胡伯伯。”如宝简短的回话，投以一个感激的笑意给他，温婉娴静的性情不时流露着。

“明源的病情——”胡威语气艰涩的问不出口。

“只是一——迟早的问题。”如宝说，哀伤的眼神一闪一闪地。“唉！老天爷真是不公平，怎么接二连三不幸的事情全发生在你们田家？”胡威颇感无奈地摇摇头。

“奶奶说：大概身为田家的每个人，都是业障深重，也不晓得上辈子，做了那些罪孽，要拖累今生来偿还。”如宝引述老祖母的话，坚毅的容颜里，显得无助。

“老太太是信佛信得太虔诚了。”胡威语重心长的叹道：“吃斋念佛原是善事，就怕变得迷信执着。”

他不禁想起如宝的父亲，在十年前得了肝癌去世，老太太

在悲伤甚久;未料,丧子的悲恸之情还来不及痊愈扰攘却又在半年前再一次受到椎心刺痛的打击——

唯一的孙子也得了同样的绝症。

他记得清清楚楚,老太太坚持不送孙子就医,也要以拜佛诵经的方法,求菩萨解救庇佑孙子。

后来,病情不乐观了,老太太挨不过亲人、邻居的劝告,才百般无奈的同意送医。

唉!也怪不得她。

在失去独子之后,自然地也对医院失去信心,她只好用自己的方式,尽心的为孙儿减轻病苦。

胡威自沉思中回过神来,见如宝那摊位陆续来了围观者,也就不和她谈话了。只不过仍在心里头不断喃喃语着:“阿宝这孩子,今年二十五岁了吧?……为了这个家,也着实苦了她。希望将来她能嫁个好人家,真心的爱惜她……这么乖巧温顺的女孩儿,老天爷,你千万不要苛待她啊!”

从小看着如宝长大的胡威,打心底关心着她。

他由衷喜欢这个长得灵气秀丽,无奈左脸颊上生了块巴掌大,在着暗青色胎记的女孩。

耿直的胡威自认为,心地善良的美德,远胜于外表的缺陷,他一直坚信懂得欣赏如宝的年轻人,才是有独具慧眼的人。

“老板!我要买一碗豆花。”

稚嫩的小孩声音,响亮的叫着他。

“好、好!”胡威回过神来,忙应着他,边盛起豆花。

这边的如宝,走散了几个客人后,来了一对男女朋友。

“如宝?”打扮光鲜的漂亮女孩对她惊呼出声。

“丽琪！”如宝也没想到会碰见她。

“怎么做起小摊贩的生意？”这个叫丽琪的女孩并无多大的取笑意味。

“我家里的情况你应该知道。”如宝不愿多谈。

“喔——”她恍然大悟的表情。

“丽琪，你的朋友吗？还是亲戚？”她身旁的男性友人问。

“她姑丈就是我妈再嫁的先生，我们——算是亲戚啦！”丽琪丝毫不忌讳的说道。大方的为他们彼此介绍：“她是田如宝，这是我男朋友——颜子兴。”

“你好。”他笑意盎然的问候。

“你好。”如宝对他对头微笑，转面向丽琪说：“你喜欢什么样式的耳环自己挑，我送你几副戴。”

“不用了，你赚钱不容易，田家全靠你一人，我怎好意思白要。我若有中意会向你买。”她不愠不火的说。

“我们是亲戚，别这么生疏客套，再说姑丈很照顾我们，前些天还拿了一笔钱，让我付小弟的医药费。”

“这是两回事，叔叔归叔叔，我是我。”她呶呶嘴，有些不悦说：“平白无故收人家的东西，我可做不来。妈说，沈家对你们田家是救急不救穷，你也不必把感谢的心意转移在我身上。”

丽琪心高气傲的说话语气，竟使如宝有几分错愕难堪。

“你怎么说出这种话？”颜子兴俊逸的面孔刷过一丝谴责，刻意压低声音说：“丽琪，讲话用用脑筋嘛，不要这样子心直口快，伤了人家的自尊心。”

“别人不了解我也就算了，怎么你明白我的个性还骂我？你不是挺喜欢我的率直吗？”丽琪娇嗔的白他一眼。

“那也得视情况，看场合。”

“什么跟什么嘛！真麻烦罗嗦。”她不苟同。

“你看，你又来了，率直不成反率性而为。”他晓以机会教育的说了她：“丽琪，你的坏脾气若改改，会变得更好。”

“你好烦，教训人的调调跟做长辈的人没两样。”丽琪不理睬他的话，自顾的低下头翻看饰品。

子兴摇摇头，心冷的无力感逐渐在扩大，不经意接触到如宝那双带愁的温柔眼光——

猝然地，他不明究理的为她怦然心动，注视着她好半晌。

如宝这方面，以为他只是礼貌上的看着自己，只是笑而不语；并没查察有无异样发生，同样报以笑容迎向他的视线。

“子兴，帮我看看，我适合带哪个耳环好看。”丽琪头也没抬的问他。

“我又不懂，你自己喜欢就好。”子兴说。

“讨厌！”丽琪嘟囔，过了不久，挑了一副尼泊尔耳环试戴，高兴的对子兴说：“好看吗？”

“好看！”他看也没看她一眼的便回答。

“口是心非！”丽琪发现他的异样，脸都给气绿了；口没遮拦的就骂出口：“你还有兴致死盯著她瞧？你是不是近视太深了，没看得出来她只有半张脸可以见人？”

丽琪醋劲十足的扯下耳环摔下，生气的望着他们俩。

如宝一半莫名其妙她的翻脸，一半因她不留情面的言语而难过寻常。

“丽琪，你太过分了，就算生我的气又何必迁怒别人？”子兴已反感她说的话，怕她嘴巴不饶人再乱讲话，拉起她的手，不耐烦的道：“不买东西，我们就走吧！”

“谁说的？我就是要买。”丽琪甩掉他的手，火焰高涨的

说。

那边的胡威，看了不对劲的状况，本要过来帮帮如宝，却让她示意阻止。

“好吧！先静观其变再说，也免得替如宝增添难题。”胡威打定主意告诉自己。

丽琪似乎是要为难如宝，东嫌西捡的百般挑剔。

“你看，这对耳环色泽不均，那对又长短不齐。”

“抱歉，丽琪，我再帮你找一副好的。”如宝不顾惹是非的委婉口气说。

“用不着！我全找过了，不是我不喜欢的，就是有小毛病在。”她得理不饶人的说道：“真是的！怎么拿这堆次级品来卖人？几乎都是不好的嘛！”

“丽琪——”子兴铁青着脸喊她。

如宝则是平心静气的说了句耐人寻味的話：“一个活生生的人都会有瑕疵，何况是无生命的东西呢？”接着，她以宽容的态度面对丽琪说：“你如果愿意等的话，我去批发商那儿再帮你换。”

“你……”丽琪顿时哑口无言，羞愧掺杂着生气，仿佛挨了个巴掌的无地自处，支吾了老半天，她才开口说：“我看你文文静静的，没想到伶牙俐齿的不得了。我没闲功夫等你去换。事实上，我根本不想卖，只是可怜你们家的贫穷。”

“不管如何，还是谢谢你的心意。”如宝的态度如常。

听了这话，丽琪更是火冒三丈，认为她故意拿话反讽自己。

子兴颇为称许如宝的气度，更是赞赏得多看了她几眼，这是让敏感的丽琪生了好大的醋劲。

“你看什么看？她那半张脸有如此吸引人吗？”她不知不觉的提高声浪，引起旁人的侧目。

“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孩子，讲话客气点！不买东西就闪边站，别碍着人家做生意。”胡威看不过去的冲向他们，狠狠的数落丽琪一顿。

“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她被骂的下不了台，仍涨红着脸反驳，眼看周围看热的人众停足，才悻匆匆的掉头就走。

“子兴，你还不走吗？”丽琪走了几步，回头喊他。

他皱皱眉，觉得被一个女孩子，大呼小叫的吆喝，有失男性的尊严，本想不理她算了，却又担心她在大庭广众之下闹得不像话。

“知道了，走吧！”他声音中藏着愤怒的应着。

临走前，朝如宝歉意的点点头。

她摇摇头，不以为意的笑着。

“你姑丈那个继女，叫什么丽琪来着，讲话实在损人，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上回听你奶奶说，有次去沈家借钱，刚好碰见她妈妈，居然摆了一张臭脸给你奶奶呢！”胡威正义凛然的为她们抱不平道，“要不是看在你姑丈的面子，这种瞧不起人的亲戚不认也罢！”

“难怪奶奶不准我去姑丈家借钱。”如宝心疼上了年纪的祖母还得看人脸色的忍气吞声。

“没什么大不了的，胡伯伯有的是钱借你们。”

“胡伯伯，我们欠您的，都不晓得那年才还得清，而且您的重担还没卸下，为了继光、继荣和您自己，也该好好打算。”

“你放心！你胡伯伯不是个势利眼的人，我是真心想帮你们，就算让你们欠一辈子不还也无所谓。继光他们兄弟，你无

需顾虑;年轻人要靠自己奋斗才会有出息,我这个老子——只能做后盾,支援他们。钱财是俗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急需用时,没了它也不行。所以,你别过意不去,等手头上宽裕点再还我都不迟。”胡威要她明白,说了一长串的内心话。

“您真好,胡伯伯。”如宝有泫然欲泣的感触。

家里连续出了这么多事,也只有多年的邻居胡威是打心底关心着她们田家。

“你只要记住我说的话就成了,其他的别想那么多。”

“我会的。”如宝感念地点点头。

胡威满意的一笑,转身去招呼他的顾客。

“田小姐。”子兴去而复返,出现在如宝面前。

“有事吗?丽琪呢?”如宝诧异,东张西望的。

“她在试穿一件衣服,我找藉口离开她一会儿,想郑重的跟你道歉。”子兴诚恳的语气说。

“为了丽琪?”如宝感于他的正直,再次强调说:“事情过就算了,我不会耿耿于怀的,放心好了。”

“相形之下,丽琪太小心眼了,她不应该那样说你。”

“女孩子吃吃小醋是难免的。”如宝体谅地说。

“有时候,还真受不了她的醋劲,今晚,实在过分了。”子兴仍是一脸的歉意。

如宝笑面不语,静静听着。

“生意好吗?刚听丽琪提到你家的情况似乎不怎么好,你——还好吧?一个人独撑一个家庭,一定相当辛苦。”子兴关切的问,艰涩言语里,有不容忽视的情感在若隐若现。

如宝睁大双眼,懵懂初次见面的他,有如此关怀的举止,缄默须臾,好像意识自己没回应的不礼貌,感慨良深的说

道：“没有过不下去的日子，反正天无绝人之路。”

“你看来很坚强。”子兴说。

“坚强是生活中磨练来的。”如宝平淡的语气中，透露着一些许的无奈。

“噢！我差点忘了！”子兴面有惭色，撒了个小谎说：“我要买几个缎带发饰给我妹妹。”

如宝没心思怀疑他真正的动机，热心的为他挑选。

算钱时，三样饰品总共一百二十元，子兴拿出两张百元的钞票说：“不用找了。”

“说多少说拿多少，多给我不要。”如宝固执说。

“我——”子兴颇为难，深怕无形中刺伤她的心。

“我有我做生意的原则，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无意借机施舍你，就这点小钱，你何必介意？”

“该找的，还是得给。”如宝坚决的找了他钱说：“这八十块钱足以吃三餐呢！”

“你真是一位特别的女孩。”子兴意味深长得笑说，

“是吗？”如宝神情恍惚，不由自主抚上自己的左脸颊。

“我觉得内有的美，远比外在更实在。”子兴若有所指说。

如宝听了，无言应对，坦荡的对她微微笑，算是回答。

如宝从夜市回到家时已十一点多了，她轻轻的放下箱子，蹑手蹑足的经过昏暗的客厅，进入以屏风隔开的佛堂。

“奶奶——”如宝看见祖母坐在竹椅上，手持佛珠，口中念念有辞，便把话咽了回去。

因为她知道，老奶奶向来持家严谨，尤其不喜欢在拜佛诵经时，有人打扰了她。

如宝肃穆着一张脸，恭敬的朝供桌上的三尊菩萨，问讯顶礼。

“大慈大悲的菩萨啊！请保佑奶奶身体健康，弟弟的病苦早日康复。”长久以来如宝祈求的，也只有这句话而已。

“如宝，什么时候回来的？”不知何时，老奶奶已立在她身边。

“刚到家不久，看见您在念佛，也就没喊您。”如宝站起身，敬畏的回答。

“嗯！”老奶奶泛着炯炯有神的眼睛，锐利的瞥她一眼道：

“要是身子禁不住劳累的话，就别再去夜市卖东西了。”

“奶奶不用担心……”如宝未讲完，连着打了几声哈欠，随即紧张的捂住嘴巴，久久始放下。

“已经在医院躺了一个孙子等着求……解脱，我可不希望你也倒下。这样对奶奶来说算孝顺吗？”老奶奶冰冷的字句里，有一丝难以掩饰的悲凄。

“我的健康情况没问题，我不累，真的！而且家里需要用钱……我的能力有限，也只有尽力而为。”如宝畏缩的道，话愈说愈小声。

她了解自己一个月一万二的小职员工作，和在夜市摆饰品赚的蝇头微利，根本不敷使用。

再说，家中值钱的东西，还有奶奶压箱的陪嫁金饰，早已典当的一干二净；不多赚些钱是不行的，总不能时常举债度日啊！

如宝不免想起，所谓救急不救穷的道理来。

“唉！你自己——斟酌吧！要是太累的话，不要再每晚出门做生意，好歹，多拨些空去医院陪陪明源。礼拜天我不与你

去医院了；明源那样子，叫我看了难过。我在家诵经念佛，替他积功德。”老奶奶说得有气无力，松垮多皱的脸皮上，因激动而晃动的厉害。

“嗯！我知道。”如宝困难的应着。

“如宝，奶奶还是一句老话，纵使日子过得再苦，你也不可以去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傻事，知道吗？”老奶奶提醒说，脸上的表情，令人不寒而栗。

“我不会！”

“你要牢牢记得奶奶的话，不要作贱自己，别学你那个高中同学裴忆华堕落沉沦，一个女孩子只要一失足，就注定一生抹去不掉的污点；”

“忆华很可怜，她是逼不得已走上那条路，是她爸爸嗜赌成性，拖累了她。”如宝没法子不为命途多舛的昔日同窗，说句公道话。

“借口吧！天底下，不幸的人何其多，为什么会有人不会走上歧路！这完全跟自己的操守有关，就像你哪不知廉耻的母亲。”老奶奶近乎冷酷的说，一双犀利的眼睛，比骂人还叫人胆颤。

“妈她——”如宝不敢造次顶嘴，话到嘴边没了声音。

“别再提起你妈的事，这个媳妇我只当她死了。”老奶奶忘了自己先讲起的，这会儿怒声怒气的交代。

如宝黯然神伤默默无语，不懂吃斋拜佛多年的老奶奶，为什么就不能以慈悲的心肠，公平的看待自己的母亲？

紧接着，一幕幕年幼时的记忆，排山倒海的映在眼前……

如宝想起了，父亲临终前跟母亲说过的一番话。

昔前的往事让她感到心酸，今日的遭遇，无非是雪上加

霜。

或许吧！田家是个传统的旧礼教家庭，奶奶和母亲都是旧社会里的悲剧人物。

只不过后来，为人媳妇的母亲，在忍辱压抑十几年后，勇敢的对抗命运，逃出了层层枷锁的束缚。

如宝哽咽着在心里喊着：“妈，这些年，您到底在哪里？您可知道明源的生命已快要走到尽头？您真的狠得下心不回来看看他？”

如宝，发什么楞？夜深了，洗好澡快去睡觉。明天要准时起床做早课，别又像今天迟了半小时。”老奶奶管教甚严的说。

如宝点头应着，从小就熟悉奶奶的命令口气，长大成人之后，更是习惯了。

小时候不懂，她会为母亲叫屈，有时还埋怨奶奶苛薄母亲。直到年纪稍长，她才慢慢了解，原来奶奶也曾经历一段坎坷的岁月。

现在如宝非常同情晚景凄凉的奶奶，对于她老人家没好脸色的对待自己，已没了任何怨言。

翌日。

凄清的医院里……

如宝忍着心中的悲痛，哄着躺在病床上，脸色干黄的明源吃些流质食物。

“姐，我不吃！不……吃。”他含糊着声音说。

“阿弟乖！多少吃一点。你——好瘦。”如宝鼻酸说。

“我为什么不快点死？省得拖累你和奶奶。”明源虚脱的叫喊，看得出来是使尽全身力气，说出这样的话来。

“你怎能说出这种话？你存心让姐姐为……”如宝哽咽，

泪珠在眼眶里拼命打转。“在奶奶面前，你千万别说这话，知不知道？姐……还能忍受……心痛的折磨，奶奶年迈……不能一而再地遭受打击……”

“对不起！姐姐，我吃，马上吃……”明源移动衰弱的身子，语意不清的忙说。

如宝噙着泪，极慢地，一口口喂他喝下流质食物。

十八岁？原是璀璨的年龄啊！可是，他却被病魔一步步的啃噬年轻的生命。

“姐，你看，我真的很听话，你不要为我难过，生离死别是难免的事。我若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有爸爸照顾我，不会感到孤单无依的，姐姐安心吧！”明源揪紧眉心，费力的泛出笑容喝了几口汤汁，然后故作轻松说着。

一听到爸爸两个字，如宝那双滴满眼眶的泪水，哗啦啦的滑满双颊。

“姐，你不要哭，我不是有意惹你伤心。”情急之下，明源讲的话愈加模糊不清。

原来——照射钴六十的结果，已使得他掉了七颗牙齿，自然话说得不清楚，而浓密的黑发，早就焦枯稀疏了。

如宝说不出话来，只是一迳的拭着泪，猛点头，沉寂片刻急急道：“阿弟，你的病会好的，不要轻言放弃求生的意志。姐姐会设法打听另外的治癌偏方，你要坚强撑下去。”

“好……我听你的话。”明源不愿如宝忧心，只得附议她的话。

可是，他自己心里比谁都晓得，这个病——是治不好的。

不安的阴影，仿佛逐渐逼近如宝，她总是系着一颗心，日

夜的忧戚煎熬。

过度的为生活操劳，为生了病的弟弟奔走，使她原本就^眼瘦的身子，更加单薄了；犹如禁不起风吹雨打。

然而，不尽如此，她的腰杆挺得可直，不会轻易倒下来。

她也没多余的时间理会自己；往往下班回家后，打点妥老奶奶的晚餐，自己随便吃几口饭，就赶紧地赶往邻近的夜市做生意。

有时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她就前往医院陪伴明源。

也许是早有预感姐弟相处的机会不多，如宝格外珍惜这偷来的时光。

虽巴望天天坏天气，却又免不了愁苦看天吃饭的无奈。

今晚，皓月当空，夜市人声鼎沸；喧闹非常。

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如宝不得不注意到——

丽琪的男朋友颜子兴，已连续一个星期光顾她的生意。

几乎，他是不常开口的，仅是要如宝帮他选这挑那的。

现在，如宝憋不住好奇心趋使，问他常来买这些女性饰品是否只是送人？他若有所思的回答说：“你是位相当有趣的女子，你只管东西卖得出去，高兴就好。犯不着辛苦的自寻烦恼，是不？”

如宝好尴尬的笑容，觉得自己太多事，苍白的脸庞，霎时漾着一抹绯红。

子兴笑嘻嘻的望着她，说了声再见，又转向胡威的豆花摊，照例喝了一碗豆花。

胡威性格豪爽，对于天天来捧他场的客人，很快就与他熟络起来。

“呵、呵！小子，我看穿你的真正目的喽；你那里是来买东

不喝凉水的？其实——你是来泡妞的。哈、哈！高招哟！”胡威乐得眉开眼笑。

“那里是这样的。”子兴腼腆傻笑，温文有礼的唤了他胡伯伯道：“买女孩子的饰品是别具用心没错，可是喝您做的豆花，是真的吃上瘾了。我绝不是拍马屁喔！而是实实在在，胡伯伯做的豆花口味独特，是别家比不上的。”

“哇！灌我迷汤哪！”胡威听了哈哈大笑，这句夸赞的话，很受用的深入他的心中。

卖了三十几年的豆花，旁人的称好，永远是他最大的成就。

胡威一直视做豆花、卖豆花是一件神圣的工作。

因为，它使自己平稳顺利的拉拔大两个儿子，而伴着他走过一大段艰苦的岁月，更让他不忘本的继续从事这行。

虽然大儿子继光老要他收了摊不要做，但胡威坚持不肯。

收摊？那简直笑话一桩！我胡威不过六十五岁，身强体壮好得很，就这么收山不干，不成！

人生七十才开始，要我休息还早呢！起码得等小儿子退伍，大儿子娶妻生子再考虑。

每逢有人跟他如此说时，胡威总是这么回答。

“你呀！从年轻做到老，劳碌命喔！还不趁机享享清福。”有人曾不以为然的说他：“死要赚钱，累坏怨谁？啧啧……”

胡威倒是不以为忤。

“胡伯伯，我要走了。”子兴和他闲聊一阵后，告辞说。

“明天再来？”胡威感兴趣的问，偷偷得望了如宝一下，又瞧着他。

“明天不来了。”子兴难掩失望道：“明天起，我轮晚班工